

朝鲜族春香故事的世纪流转与跨国变异

On the Centenary Circul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Variation of the Korean Novel *Chunhyangjeon*

赵渭绒 (Zhao Weirong)

内容摘要：《春香传》是朝鲜古典经典文学名著，其故事历经几个世纪的流传依然经久不衰。春香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历形态演变及文本变异，并在之后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各种版本及有关春香故事的文本群。我国当代女作家金仁顺于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春香》是对《春香传》的续写和改编，作者用一种全新的现代性观念来重写经典文本，与前文本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与文化落差，其中亦蕴含着故事文本的种种变异。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其具体故事的百年流变进行变异研究，不仅能揭示文学流传与接受的基本规律而且有益对中韩两国的文学与文化的深度认知。

关键词：《春香传》；《春香》；文本变异

作者简介：赵渭绒，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比较文学方法论与话语建构研究(1978-2020)”【项目批号：21BWW021】和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双一流”人才专项青年杰出人才培育项目【项目批号：SKSYL20182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the Centenary Circulation and Transnational Variation of the Korean Novel *Chunhyangjeon*

Abstract: *Chunhyangjeon* is a classic in Korean literature, which tells of a story circulated among the public for centuries. The circulation processes of the story *Chunxiang* have witnessed various variations, hundreds of different versions and text groups taking shape. A novel of nearly the same, *Chunxiang*, published in 2014 by Jin Renshun, the Chinese female writer, whose ethnic belonging is Korean, is an expansion and adaptation of *Chunhyangjeon*. The female writer reinterprets the classic text through the lens of a new concept of modernity, which ultimately creates an intertextuality with the previous texts and falls behind the previous texts in form and content. It would not only reveal the basic law of literary spread and acceptance but also benefit the in-depth cognition of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f we examined the variation of specific stories in the past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ariation theory.

Keywords: the Korean novel *Chunhyangjeon*; *Chunxiang*; text variations

Author: Zhao Weirong is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hinese-foreign literary relationships (Email: zhao-weirong2005@163.com).

《春香传》是韩国古典名著，在韩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在韩国专门研究《春香传》的“春学”，足见其地位与影响。迄今为止，学者们发现《春香传》版本繁多，大致有韩文版¹的《谚文春香传》、小说《广寒楼记》《烈女春香守节歌》（全州土版）、《狱中花》、汉文版的《水山广寒楼记》《汉文春香传》、抄本《古本春香传》等。学界普遍认为，最为权威的版本是全州土版的《烈女春香守节歌》，其保留的故事情节比较完整，艺术成就最高。²朝鲜学者尹世平在提到《春香传》版本时，认为除了以上版本，还存在朝文本的京版《春香传》《小春香歌》以及《古本春香传》等。此外，在新小说泛滥时期还有黄色本的《狱中花》《狱中香》《狱中佳人》《乌鹊桥》等十几种民间流传的各种手抄本。³我国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春香传》就是根据全州土版《烈女春香守节歌》翻译改编的，目前通行的几种版本大概都是在此版的基础上衍化而成。春香故事作为一种民族记忆烙印在朝鲜文人心里，我国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于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春香》正是对春香故事的现代性续写和改编，作者用一种全新的现代性观念重新解读经典文本，与前文本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与较大的文化落差。本文拟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其具体故事的百年流变及其跨国变异进行研究，旨在揭示文学流传与接受的基本规律，力图增强对中韩两国文学与文化的深度认知。

一、从“春阳”到“春香”：由历史事件到春香故事的形态演变及变异原因

朝鲜族春香故事是由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改编演绎而成，其故事在流传后世的过程中，情节略有不同。在众多的说法中，韩国学界认为以纯祖时期赵在三的说法较为可信。⁴据他在《松南杂识》中记载：“南原府李道会

1 关于《谚文春香传》，学界有争议，有人认为是韩文版《谚文春香传》，也有认为是汉文版《谚文春香传》，笔者认为，由于谚文本采取一个汉字一个韩语的形式，因此称为谚解版较为恰当。

2 参见尹世平：“关于‘春香传’”，《春香传》，冰蔚、张友鸾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2页。

3 参见尹世平：“关于‘春香传’”，《春香传》，冰蔚、张友鸾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2页。

4 参见韦旭昇：《韩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6页。

昞童妓春阳，后为李道令守节，新使卓宗立杀之。好事者哀之，演其义为打令，以雪春阳之冤，彰春阳之节”（韦旭昇 326）。这里的春阳¹，即是后来在不断演绎的故事文本中的春香。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作为真实事件的“春阳”故事里的春阳，其人物结局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艺妓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权贵官僚将艺妓看作私有财产，对她们随意迫害。高丽诗人郑袭明的《赠妓》：“百花丛里淡丰容，忽被狂风减却红。獭髓未能医玉颊，五陵公子恨无穷”（赵云伧影印版），反映的就是封建等级社会下艺妓的悲惨遭遇。可见，艺妓受到虐待甚至致死的案例在当时时有发生，甚至是得到主流社会的默许的。但是，在封建社会日益没落，市民意识逐渐高涨的情况下，春阳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得到了下层民众与一些具有良知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同情，他们在诗歌中反映她们的悲惨遭遇，在市井里巷传唱她们的故事，由于内心深深的同情，他们在流传的过程中对故事情节做了根本性的改变。

盘索里是朝鲜民族富有叙事性的曲艺艺术，在表演中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关于盘索里的最早文献是柳振汉在英祖三十年（1754）所编订的长篇汉诗晚华本《春香歌》。据说，柳振汉是忠清道的贵族，他在观看了艺人表演的“盘索里”春香故事后写下了《春香歌》，遂将口传形态的春香故事转化为具有文字记载的《春香歌》脚本。²因此，盘索里《春香歌》脚本是春香故事最早的文字形态，其中多有对现实故事的改编。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盘索里文学题材内容的意象化、理想化，并不是指盘索里文学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空中楼阁。恰恰相反，盘索里文学的这种富于理想色彩的生活画面背后，却蕴藏着韩国民众对苦难生活的真切体验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池水涌 360-361）。盘索里表演的兴盛，对春香故事的流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英祖时期编订的《春香歌》到顺祖时期出现盘索里八大名唱，春香故事随着盘索里的广泛流行而影响深远。到了高宗时期，申在孝把流传下来的《春香歌》进行整理，纠正了其中的错别字，将作品中较为庸俗与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写，进一步提升了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在盘索里的传唱中，春香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了适应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说唱艺人将春香惨死的结局加以改编，添加了被恶吏威逼、殴打、入狱、守节、被救、团圆的基本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春香故事已不是单纯的男女爱情故事，而是反映平民意识的觉醒、揭示官吏无道、社会黑暗的社会小说。春香故事由历史上真实的春阳事件演变、变异为盘索里脚本体小说，之后又经各类文人改编润色开始了纯粹的小说化道路，形成后来的经典小说《春香传》。

1 在朝鲜语中，“春阳”和“春香”的发音极为相似，在以后的各种版本流传中“春香”渐渐成为学界通说。

2 参见金东旭：《春香传研究》，首尔：延世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165-166页。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故事情节的根本变异？从朝鲜族的传统文化与文化接受心理来看，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为在古朝鲜的建国神话檀君神话中，有一虎一熊同穴而生，常常祈求神灵愿化身为人类，后经指点，食大蒜、燃灵艾，忌二十一天，虎不能忍，熊终化为女身，并于帝释之子桓雄结合生下檀君王俭的故事。这与《春香传》中春香被救、与化身暗行御史的李梦龙团圆、结合生下三男二女，个个聪明伶俐，三子官至一品，春香被封贞烈夫人，梦龙为吏曹参议和大司丞之职的具体情节相似，都是韩民族在精神上追求身份提升、行动上追求进步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意识的体现。二是受朝鲜古代小说中的“贞女、烈女”原型都弥之妻故事的影响而形成的贞烈观念，如《三国史记》列传中的《都弥传》曾记录了发生在百济盖娄王时期的都弥之妻的故事：都弥之妻美丽而有节操，国王知道后派人诱之，都弥之妻派婢女侍奉。后见欺于国王，王怀恨挖掉都弥的双眼，继续诱之，妇佯做答应后逃之流放都弥的江边，与夫羁旅天涯。这些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渐渐地成为韩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民族心理的深层积淀，一旦机会合适便牵制着韩民族的世风追求。三是市民阶层意识的觉醒，底层人民对权贵的反抗意识增强，身处底层的人民不愿看到春香惨死的结局，而对其进行了合理的改编。于是在改编后的《春香传》中，春香在惨遭卞学道殴打时，执行命令的刑吏也不忍心，悄悄地上前低语：“你要挺着点，有什么法子呢。我打在左腿，你往右躲，打在右腿，你往左躲”（佚名 75）¹。春香在惨遭殴打后，众妓女一起围上，就连南原镇的老寡妇和年轻妇女也出来了，大家纷纷为她流泪叹息，连傻大个子落春也跑过来了，把药面喂到她的嘴里，口中说着：“莫不是咱们南原也要出个能上烈女牌的人了”（佚名 78）。在春香身上，一方面是精神上追求进步上升，虽然母亲出身艺妓，但自己坚决不愿为妓的抗争精神；另一方面是与梦龙结合后在道德伦理上严苛的自我约束能力，即便在遭遇强权压迫命运堪忧的紧迫形势下也誓不屈服。春香的事迹在精神上得到了韩民族的集体强烈共鸣，因而以致她的故事广为流传。

二、由“口传故事”到“文学文本”：故事定型后文本变异研究

春香故事经过柳振汉、申在孝的加工整理与改编已经跻身为韩国的经典文学文本，其故事情节也基本固定下来。就这样，历史上的“春阳事件”经各类盘索里艺人的口头演绎、贵族文人的文字文本定型变异转型为后来我们看到的《春香传》。故事定型后的《春香传》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变异，如语言变异、文本变异、翻译变异等。在跨文化的文学接受中，接受者的传统文化与民族集体无意识会作为“先见”而产生制约作用，从而导致接受变异。

中韩两国地理位置毗邻，韩国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与影响，《春香传》中引用了很多汉文诗，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便是李梦龙在卞学道的竞诗

¹ 外文引文均为笔者译。

宴上写的诗：“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冰蔚 张友鸾译 95）。这首诗与我国广州博物馆珍藏的一件乾隆、嘉庆年间的翰林院侍讲梁同书的《恭录嘉庆七年御制骂廷臣诗》十分相似，原诗抄录如下：“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朕无分毫；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柳应九 5-6）。从时间上看，嘉庆在世时间为1760年至1820年，而韩国历史上真实的春阳事件发生时间学界公认是在朝鲜纯祖时期1801年至1834年。由此可见，梦龙的此诗应是韩国贵族在之后改编《春香传》的过程中新加入的，由此可以推断其诗是对嘉庆诗的借用与转化，属于文学变异的一种形式。

此外，梦龙端午初见春香及春香荡秋千是《春香传》里的最著名的情景，也是各个版本着墨最多的地方。以下通过三个译本的对比来阐述共时文本变异形态及变迁过程：

绿荫千尺，红裳迎风放异彩；长空万里，白云闪电发奇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荡向前时，如盈盈燕子，桃红一点；荡向后时，似偏偏蝴蝶，粉翼双飘。那里是人间女子挽绳戏弄秋千架，分明是巫山神女乘云飞舞在阳台。（冰蔚 张友鸾译 10）

在一棵大柳树百尺高的枝子上系了秋千，春香摘下罩纱、紫鞋扔在短草坪上，大红裙子紧裹身，纤纤手指握住秋千绳，穿着雪白布袜的两只脚登在了秋千上。

苗条的身子在秋千上匀称地运着劲，身后乌亮的辫子和红甲纱发带随风舞荡，身前佩在腰间的玉佩什物琅琅作响，紫红的腰带随风飘舞。

（佚名 14）

春香嘴里一边叫着让香丹推秋千，一边曲膝躬身，使秋千前后摆动。凭借香丹推动之力，秋千悠悠荡起，时而荡向前空，时而荡向后空，高高飘向天际。衣裙被风掀起，白云间忽而闪现的红色内衣，好像一面鲜艳的红色旗帜。（柳应九 18）

我们可以看到1956版的春香荡秋千用语典雅优美，通过恰如其分的比喻将春香荡秋千的迷人姿态描写得引人入胜，同时又用巫山神女来对春香进行神格处理，读者读来多的是一份爱意与敬意。1991版的春香则多了各类动作描写，摘下罩纱、扔了紫鞋、握住秋千、运着秋千，读来如活泼洒脱的邻家少女，多了一份利索与洒脱，少了一份优雅与含蓄。而2006版的春香，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译文中则出现了“白云间忽而闪现的红色内衣，好像一面鲜艳的红色旗帜”，在用语上则较为开放大胆。

再看梦龙对春香一见钟情后，房子和梦龙的一段对话：

梦龙：“真好看啊！”

房子：“你看着真地那么好吗？嘿嘿……那个春香嘛，她妈虽是艺妓，她心高，有意气，不做艺妓，在家主持家务，她不止会过日子，还满腹文才，无异于良家闺秀。”

公子听了说：“听你这么说，越发漂亮了。你快去把春香叫来。”房子一听这话就着了急。

“春香那雪肤华容在南原出了名。那些监使、府使、郡守等了不起的官老爷都想挑动她，可是都没有做到。她具备了女子的美德，温顺而礼节分明，加上文才不一般，而且贞操如松竹，可以算是女中君子吧。只可惜，怕叫她不来”。（佚名 16）

再看2006版《春香传》：

李公子随口感叹道：

“啊！……不错！很漂亮，漂亮极了！”

“少爷！她的老娘虽是个艺妓，春香可有骨气，拼死不当艺妓。她知书达礼，针黹超群，文才出众，才德双全。不过，她还是跟老百姓家的女孩子一样，是个未出阁的臭丫头片子。”

那个通引的语气中，对“未出阁”三字，特别加强了语调。李公子听后，“嘿嘿”一笑，对方仔吩咐说：

“方仔，既然是个艺妓的女儿。你赶快去，把她带过来！”

方仔回禀道：

“少爷，您有所不知。这个春香小姐，雪肤花容，天生丽质，是三南第一美人。听说，那些方金使、兵府使、郡守、县监等人，还有一些闲暇无事的花花公子，尽皆前往求见，但都被她拒绝。我看，这个春香小姐，有春秋时庄姜的美丽，有周文王后太姒的美德，才如李、杜，更具有娥皇、女英的贞操，真是倾城倾国的美女，确是千古巾帼中的淑女。少爷！这决不是我乱说，您要想呼之即来，恐难办到呀！”（柳应九 21）

我们可以看到1991版中梦龙是基于房子的介绍而对春香产生由衷的爱慕之情，这种爱慕基于春香行为上举止端庄、道德上严以律己、才华上无以伦比的优秀品质，说到底梦龙还是以道德评判为先。在2006版中，通过梦龙的表述，“既然是个艺妓的女儿。你赶快去”，多的是一种轻佻与随意，透出两班贵族的居高临下之感，兼具阶级压迫意识，并且新增添了房子强调春香是未出阁姑娘的新情节，这时的春香对梦龙来说只是一次不经意的猎艳，

调戏的成分更浓，与后来梦龙解救春香的急迫与勇敢是大相径庭的。然而从这种改动与变异却可以透视出时代的特点，充分地说明这时社会对男女关系的态度比较开放与包容。通过细读还可发现1991版是梦龙按捺不住对春香的思念之情深夜拜访春香家，2006版则是春香在母亲的允许之下主动到广寒楼与梦龙相会。前一种通过男性的主动来刻画春香的矜持，体现当时社会对女性在道德上的要求比较严格，而后一种改动则体现出当时社会对女性行为已渐渐放宽。此外，关于梦龙与春香的新婚描述1991版用了聊聊数语来说明他们每晚焦急地等待，天亮不舍地分手，从而恩爱渐深情谊日重，较少有性描写。而2006版则专设一章来，用近20页的篇幅来描述春香与梦龙的洞房春情。这些文本变异充分印证了由于历史发展及社会外部条件改变而导致人们在性观念上的改变，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社会的开放程度及文化价值风向标。

除语言变异与文本变异外，不同的版本还存在翻译的变异，例如2006版李梦龙在暗访时在路边遇到一个小孩儿，作者从头至尾将这个孩子处理为毫不相识的陌生孩子。事实上，这个小孩儿即房子，是梦龙以前的仆人。由于此处的错译，导致之后的情节断裂，小说情节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无法解释梦龙为何要委托其他地方官将这个陌生的孩子进行秘密关押。另外，在《春香传》中多处通过不同场合、不同人物之口来突出春香德才兼备，对于她的文才最好的展现莫过于她身陷牢狱之后给梦龙的书信，且看两处译文：

一别之后杳无音信，不知在父母面前作儿的郎君是否平安，实为惦念。北往南去不远千里，为何不见郎君的青鸟飞来？遥望北天，只见乌云层层，想起公子心碎肠断。海棠花开，杜鹃啼，夜雨淅沥落在梧桐叶上，独自坐在窗下，念着郎君哭泣，不知有几回。日日夜夜怀念着郎君，在悲酸中度日……

只因不从新使道下学道强点守厅之命，身遭严刑苦牢。我愿作冰雪中的松竹终一生。不日将冤死在刑杖之下。

虽说世间广阔，却无处投奔藏身，虽说那日月明亮，却无处诉怨求明断，写下最后一封信。愿公子万年享幸福，莫为没了春香把心伤。郎君若有夫妻义，但愿照顾我可怜的母亲。（佚名 96-97）

这封信，写得缠绵悱恻，十分契合与梦龙离别后柔肠寸断的人物心理。与之前梦龙离去时，春香的痛哭留别表露出的强烈情感也是一致的。信中对自身所遭受的苦难一带而过，着力强调对郎君的爱意绵绵，对母亲不能尽孝的人生遗憾，符合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于道德情操的要求与社会伦理思想，也充分地解释了春香这一女性形象为何得到朝鲜民众的历代喜爱，以致这一故事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还在不断地进行流传的原因。

睽别之后，虽鱼雁久疏，但我常在念中。郎君贵体无恙乎？贱妾春香，命蹇运乖，突遭官方之迫害，无辜受刑，身陷囹圄，欲置妾于死地，而后快行将魄飞黄陵之庙，魂游鬼门之关。小妾深知‘烈女不更二夫’之道理，志坚不可夺，身虽万死不辞！小妾之生死，君自不知，特驰书奉报。小妾死之后，所不能安者，惟老母孤苦靡依，流离失所，愿郎君念小妾之情，有以处之，幸甚。（柳应九 164）

此书信采取文言文的形式，从字面上看典雅周正，对整个事件进行不动声色的理性描述，对死后诸事进行妥善安置，但是缺乏情感的力量，少了女性文笔的灵动，仿佛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代笔，既不利于读者与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也不利于春香性格的立体塑造。

三、从《春香传》到《春香》：故事情节的跨国审美变异

时代不同人们对审美对象的认知、感受、理解与评判也是不同的。因此，就出现了面对同一题材或相似的题材时，人们截然不同的态度、理解和评判。我国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春香》就是基于对本民族经典文学作品《春香传》的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进行故事重构。作为当代作家金仁顺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观与叙事方式，小说《春香》既融入了她对于经典的理解与接受，又体现出对经典的批判、改进与反思。由于作家的现代性眼光及与众不同的审美批判意识，她在进行创作时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差异，这种审美差异体现在文本中则是对经典的系列性颠覆与变异。总的来说，小说《春香》审美变异可以从以下三个路径进行：一是人物形象的重塑与变异；二是故事情节的置换与颠覆；三是经典性的消解与解构。

春香无疑是《春香传》中难以绕过的人物形象，传统经典中的春香是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贞节烈女形象。当梦龙赴京了无音讯、学道暴戾苦苦相逼之时，她体现出的坚贞勇敢、大义凛然、誓死不从，实际上是儒家贞节思想的外在表现。当狠毒的刑杖打在春香的娇躯之上时，她显得是何等的刚烈。打第一道时她愤然诉道：“一道我的心，丹心一点红，不怕磨折苦，决然从一终。无端打我太狠毒，我一股怨气冲苍穹。恩爱夫妻不到一年整，无情之人天不容”（冰蔚 张友鸾译 63）。打第六道时，她诉道：“六道我的心，一心想梦龙。哪怕审我六六三十六次，把我试刀锋；哪怕身死六万回，我也不能从。我心中委屈怒气冲牛斗，万死一生决不变初衷”（冰蔚 张友鸾译 64）。直到打了二十五刑杖，春香力竭声嘶、晕厥在地，旁观的男女老少开始赞美其坚贞刚烈。春香的美与春香的贞节是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文化心理，因此能唤起人们的普遍同情与赞美。

在金仁顺的《春香》中，春香原有的地位则让位于其母香夫人，月梅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香夫人”，春香则位居其次成了香夫人家里的春香小

姐。在金仁顺的笔下，春香是一位颇具科学甚至魔幻气质的小姑娘，二岁以前靠吃拌了花粉的野蜂蜜过活，她瘦骨伶仃、从不吃饭，对气味有着独特的敏感和感受力，能够辨识香夫人身上的各类气味：“我能闻出她早晨洗发时是否在菖蒲水里滴了米酒和醋，沐浴时放了哪种花汁，薰衣用了哪样香草（……）”（金仁顺4）。不仅如此，少女春香还经常一个人关在外祖父的药房，翻看 he 留下来的医书，并热衷于各类配药实验。她治好了凤周先生的花粉过敏症，通过调理将香夫人变得更加年轻美丽，甚至研制出了一种能让人遗忘掉过去、无忧无虑的“五色”的药水。在性意识方面，春香懵懵懂懂，与金洙有过身体接触。在与梦龙的感情中，她随意而略显轻佻，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来看待和梦龙之间的感情。《春香》中的春香有着强烈的职业追求，希望成为一名药师。而梦龙最初只是将春香误以为是香夫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件稀松平常的狎妓事件。由此，我们看到了小说《春香》对经典作品《春香传》的消解与颠覆，主要人物春香与梦龙已经不是对感情从一而终、誓死守护的纯情男女，而是拥有现代开放的性观念的男女。

类似于许多后现代经典创作的续篇，从月梅到香夫人的转换，不仅仅是次要人物在作品中地位的提升，还是作家现代创作意识在作品中的极力体现。在金仁顺笔下，香夫人不再是地位低下、攀附权贵、做事唯唯诺诺的艺妓月梅，而是一位女性意识特别强的女强人，她才貌双全、有胆有谋、以香榭为掩护做着走私私盐的买卖，维持着奢侈的生活，并且经常告诫春香：“记住我的话，春香，俗语说，男人是女人的天，但这个天，是阴晴不定的。越是指望着好天气，可能越会刮风下雨。女人想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自己”（金仁顺 97）。她不但凭借一己之力使自己和春香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而且将香榭打造成了一个收容社会弃儿的救助站。香榭俨然成了一个自由、独立、安静与幸福的乌托邦，成为处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避难所。

在春香故事文本中，类似的人物形象变异不计其数。比如，卞学道原本是一位风流男子，在盘索里传唱中的卞学道逐渐演化为一位凶残暴戾的荒淫贪官，而在《春香》中他则化身为一位明察秋毫、具有着卓越的断案能力的清官。《春香传》中香丹是一位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侍从，而《春香》中的女仆小单却心思诡异、包藏祸心。《春香传》中的李梦龙是对春香一见钟情的贵族两班公子，而《春香》中的李梦龙则是一位视感情为儿戏的浪荡公子。在基本情节方面，与《春香传》的广寒楼初相逢、月梅家盟誓结合、梦龙赴京赶考、卞学道严刑相逼、春香被害入狱、梦龙暗行相助、团圆后共赴京城等基本情节不同，金仁顺的《春香》的故事情节发生颠覆与逆转。其基本情节包括：香榭的修建、春香之父翰林按察副使大人罹难、香夫人门前车马盈门、春香的成长、春香与梦龙相遇、香夫人走私私盐、卞学道阴险要挟、春香酒中下毒、春香成为香夫人、梦龙成为皇帝的驸马、太姜传唱春香故事等。

经过对原有情节的颠覆与置换，故事情节发生完全的变异，人物也因此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除了情节方面的一系列颠覆与变异之外，金仁顺甚至直接在小说文本中直接揭示，即使在同一叙事作品内部，真实的春香故事、盘索里说唱艺人太姜口中传唱中的“春香故事”、以写奇闻传记出名的书生玉树笔下的“春香故事”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些春香故事在坊间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流传与变异，衍生为各种不同的版本。因此，形成一个庞大的春香故事群，也在此基础形成了多样化的春香故事研究文本群。正如金仁顺在小说中借用春香之口指出的那样：“这些都不是我的故事”（金仁顺 195），而小单回应：“写进书里的时候，故事当然要改动改动了。要不然，谁会看啊”（金仁顺 195）。可见，故事的流传变异与接受者的接受过程中的变异已经成为故事发生与流传的必然。唯有充分地认识到故事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文学变异，才能更为精准地理解一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及这一时代所独有的审美观。

从“春阳”到“春香”，从《春香传》到《春香》，春香故事在世纪流转中不断地发生着变异，以便适应处于特定时代人们内在的审美需要。“外来影响的发生，决不是历史上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来自于接受者的社会条件和时代环境对文学的内在需求，接受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过滤外国文学的元素，从而产生适合自己需要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文学对外国文学的选择和接受，既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正如韦斯坦因指出的，文学接受研究指的是对文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Cao 162）。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依然不能排除对文学的社会学及心理学研究，文学文本在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发生变异正是社会条件、时代环境、民族文化、接受心理等在文本上的具体显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春香故事进行变异学研究，既是追溯当时社会不同的民族文化接受心理状况的基本途径，也是探讨当代文化创新的基本路径之一。

Works Cited

- 佚名：《春香传》。平壤：朝鲜平壤外文出版社，1991年。
- [Anonymous. *Chunhyangjeon*. Pyongan: Pyongya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 Cao Shunqing.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 池水涌：“浅谈盘索里文学的美学特征”，《韩国研究论丛》1（2010）：360-361。
- [Chi Shuiyong. “Aesthetic Features of Pansori Literature.” *Collections of Korean Studies* 1 (2010): 360-361.]
- 金仁顺：《春香》。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
- [Jin, Renshun. *Chunxiang*. Changchun: Time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4.]
- 金东旭：《春香传研究》。首尔：延世大学出版社，1965年。
- [Kim, Dong-wook. *Studies on Chunhyang*.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ublishing Department, 1965.]

李御宁：《这就是韩国——在泥土中在微风中》。首尔：文化思想社，1989年。

[Lee, Eo-Nyong. *This Is Korea: In the Dirt and in the Breeze*. Seoul: Cultural Thoughts Society, 1989.]

柳应九：《春香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

[Liu Yingjiu. *The Biography of Chunhyangjeon*.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2006.]

韦旭昇：《韩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Wei Xusheng. *History of Korean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P, 2008.]

尹世平：“关于‘春香传’”，《春香传》，冰蔚、张友鸾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2页。

[Yoon, Sepyung. “About the Biography of Chunhyangjeon.” *The Biography of Chunhyangjeon*, translated by Bing Wei and Zhang Youluan.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56. 2.]

赵云亿：《三韩诗龟鉴》。首尔：梨花文化出版社，2002年。

[Zhao Yunyi. *Poetry and the Tortoise in Three Koreas*. Seoul: Lihua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春香传》，冰蔚、张友鸾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The Biography of Chunhyangjeon*, translated by Bing Wei and Zhang Youluan.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56.]